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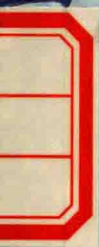
亂世

卷一

上卷

曲終人散 多似得陽江上泪
万里东风 因破山河舊血紅

顾雪柔 著
花酒清明 绘



乱世

上卷

曲终人散 都似得阳江上泪
万里东风 因破山河落照红

顾雪柔 著
花酒清明 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为王. 上卷 / 顾雪柔著; 花洒清明绘.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40-3875-4

I. ①乱… II. ①顾… ②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2024号

责任编辑: 褚潮歌

特约编辑: 沈鸿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责任印制: 陈柏荣

乱世为王 上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印 刷: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260mm 1/32

印 张: 14.125

书 号: ISBN 978-7-5340-3875-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站: <http://www.gzr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乱世为

顾雪柔 著
花酒清明 绘

上卷

曲终人醉 多似洛阳江上酒
万里东风 图破山河落照红

作者：顾雪柔
绘者：花酒清明

序

第一次写序，我以为我会咬着键盘什么也写不出来，但看完《乱世为王》之后，那些人物，那些纠葛，那些苦难和甜蜜，那些荡气回肠的字字句句就印刻在了脑海里。

是这样的故事。突然就有了千言万语要说，我恨不得一边写序一边与雪柔讨论人物一边问翻看此书的读者看法是否与我相若。

可这终究是一篇序、一页纸，不可能随着我的臆想变成一个功能齐全随时更新的论坛。于是，还是让我以浅薄之见独自唠叨唠叨这本书吧。只是头一回看的读者们先略过吧，这篇文的精彩绝非以下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但一字不说，又心痒难耐，少不得剧透些许。

文以天启朝堂为基，游森、李治锋为线，朝堂内外纷争为因，描述了一个能臣名将协力光复山河，残酷而绚烂的时代。

翻开书，看到李延与游森没心没肺地打闹，看到敌破京城，众臣为囚；看到聂丹严刑不屈，宁死不降；看到牢房中，游森送行。喜怒哀乐，百般滋味，情绪随文而起起伏伏，不能自己，直到茂城外，五万犬戎前虎皮王服，狼牙为信，这才无限欢喜。壮丽河山，风流人物，爱恨痴缠，跃然纸上。合上书，北往，塞外风光；南来，江南水乡，已从书中起，入胸中来。



乱世为王

目录

卷一

摸鱼儿

001

卷二

蝶恋花

097

卷三

满江红

241

卷一·摸鱼儿

《摸鱼儿》 全元好问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

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自家儿女。

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

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

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

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

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一轮朝日东升，京城新雪初化，瓦檐上结了薄薄的一层霜，折射着金色的晨辉。市集上人来人往，马车来去，晨钟七七四十九响，唤醒全城，当真是一派升平盛世，锦绣江山之景。

游森三个月里好不容易起了一次早，准备今日洗心革面，认认真真去上学，吃过早饭便一脸不耐烦，坐在马车里，晃悠悠地去太学，然而途经朱雀桥时，忽地又没了兴致，遂吩咐车夫打住打住，今日不想上学，寻猪朋狗友玩去。

车赶到长隆西巷，游森跷着二郎腿，见丞相府大门未开二门无人，贸然去敲，万一碰上丞相出门可不大好，便让马车拐了个弯儿，朝后门走，寻李延去。

只有极其亲近的朋友才能走李延家的后门，丞相府下人都认得游森，点头哈腰地请他进来，后院没几个人，游森进来了便朝东厢走。途经马厩时，忽然一声惨烈的大吼，一个破烂怪物从柴屋里扑了出来，摔在他面前。

游森正走着，倏然被这么一骇，吓了个够呛，摔在地上。跟着的小厮也骇着了，捋袖子便大吼。

“做什么的你！”

“仔细我们家少爷！吓坏了教你扒一身皮！”

“反了！想杀人不成！”

丞相府上的家丁也被吓着了，纷纷提着鞭子来抽。

游森定了定神，似乎看见一团破衣服。

开始只以为是朋友家养的一个什么东西，及至看到一群家丁围着那脏兮兮的家伙用鞭子抽，用木棍打时，才看清是个人，还是个男人，马鞭啪地抽下去，那人登时皮开肉绽，鲜血迸了一地。

那人披头散发，像个疯子一般，全身污脏，双手被捆着，被打得在角落里发出嘶吼，不经意间与游森一瞥，两人视线交接，那男人眸子倒是十分清亮，然而却带着野兽般的嗜血之色。

游森头一次见这场面，十来个家丁打一个半死的男人，打得木棍都断了，游森忙道：“别打了别打了，怎么回事？”

小厮跟着喝道：“少爷叫你们先别打了！”

家丁们停了动作，那男人被打得奄奄一息，被十杆木棍架着，又朝柴房里一扔，里面响起身体摔在地上的闷声。

府上东院二管家匆匆过来，给柴房上了把新锁，骂道：“王八蛋！还好没把游少爷碰着！”

游森不知这人犯了何事，也不便多问，又朝东厢去了。那时间李延也刚醒，一脸无聊地在府上吃早饭，身边站着一排丫鬟，见游森来了，筷子让了让，示意他吃。游森便坐下喝了口茶，两人边吃边聊今天要去哪玩，找谁玩。

这李延何许人也？原来乃是游森在太学里认识的好友，丞相府小少爷。

当朝皇帝好吃懒做，醉心诗词歌赋、花鸟虫鱼，于是上行下效，朝中官员也是一个比一个懒，丞相不上早朝，上梁不正下梁歪，丞相的公子也不读书，终日在家中养鹰斗狗，呼朋引伴。两年前游森入太学，两人都是少年心性，结识后便一路混吃混喝，李延花游森的银钱，游森靠李延的关系结识了一群京城太子党，没事便欺行霸市、欺男霸女，随处闲逛。

说游森，游森这厮也不简单，家中是沧州一带的大盐商，祖辈以贩私盐发家，累数世之积成一方首富，二十六年前父亲游德川分了家，在江北一带种茶，种出家财万贯、茶田千顷，着实不简单。

然而士农工商，商居下品，游德川动了给独子捐个官的主意。这年头有钱，要买个官是简单，但买回来的官，却堵不住好事者的嘴，于是游森的爹便想着让儿子带着点钱，上京念书备考去，预备在科举中捐个三甲，这么一来，便是堂堂正正的读书世家了。

游森上京时只有十三岁，在家里娇生惯养，出门时吃的用的，带了十大车，丫鬟成群，小厮结队，浩浩荡荡地到天子脚下来求学。

父亲游德川将上下事宜全给游森打点了个妥当。进京后游森借住于堂叔家中，拿着老父给的三千两银票，在学堂里认识了一群纨绔，头一年便花得干干净净。花完再伸手找家里要，被父亲写信骂了个狗血淋头，再打发他五百两银子，年底再花完，就喝西北风去吧。

“游小子。”丞相府公子李延上下瞥他。

游森：“怎？”

游森动了动筷子就不吃了。李延吃着粥，慢条斯理道：“听说三殿下想召

你入宫，当他的伴读？”

游森根本不知有这回事，但一听就明白了——“三殿下”指的就是当朝天子的小儿子。李延之父李丞相，六部尚书里有四个都站了太子一派，而这三殿下少时得宠，却非嫡出，更非长子，在宫中无权无势的。

但游森不急着答话，只是笑道：“真有这事？只怕是开玩笑吧。”

李延道：“指不定过几日朝中就来人吩咐了，听说三殿下生性爱玩爱动，今年上元节时哥几个逛灯市时你记得不？”

游森迟疑点头，约略记得元宵时灯火满街，人山人海，接踵摩肩的，谁认得出来谁是谁？

李延又说：“据说他在灯市里远远的一眼就看上你了，让太傅宣你进宫去。”

游森长得眉清目秀，柳眉星目的，脾气又好，家中又有钱，锦衣绣袍，纨绔们都喜欢和他混一处玩，三皇子看上他倒也是寻常。

“哦。”游森说，“那三皇子是怎生个人物？”

李延不乐意了，冷冷道：“你管他是怎生个人物？我问你，你去也不去？”

游森跷着二郎腿，嘿嘿一笑。无缘无故就被三皇子看上了，要进宫去当伴读侍郎，换了寻常人家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但游森还是知分寸的，平日里没少听李延这群太子党说，三皇子来日顶多也就封个王，真正要即位的还是太子。

站了三皇子的队，就不能再巴上太子了，父亲送他来京城读书，是为了让他来日在朝廷捐个一官半职，这自毁前程的事，当然是不能做的，只得辜负三皇子青睐了。

游森笑道：“你说了算嘛，这不是都听你的吗。”

李延这才脸色好看了一些，说：“你要跟了他，咱哥俩交情可就吹了，你得想清楚，是我待你好呢，还是那素未谋面的三皇子待你好？”

游森哈哈笑，连声道：“自然是你，咱哥俩什么交情，还用得着说么？”

吃过早饭，公子哥们来了两三个，俱是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李延买了幅四十两银子的山水画，展开给游森看，游森一看那印就是假的，嘴上说：“切，假货。”

李延：“你又知道什么真货什么假货了。”

游森：“我爹房里就挂着这么幅真迹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印这里……”

公子哥们窃笑，户部尚书家的公子出言打圆场，说了句：“喜欢就好。”

那厢李延又与游森争吵起来，李延把画一扔，恨恨地看他，游森却是笑嘻嘻无所谓，跷着二郎腿喝茶。

“今天玩什么去？”良久后，还是兵部尚书家的公子平二开了口。此人在家排行老二，太子党们俱“平二”“平二”地喊，纨绔们也懂捧高踩低，趋炎附势，丞相家的公子自然是要巴结的，盐商的嫡子却隐约高了一头，虽在京城无甚地位，却胜在有钱。

众人不过将游森当冤大头使，游森心里却也通透，时常告诉自己，他爹送他进京上学，无非就是考个功名，认识几个太子党，朝中有人好办事，来日要使银弹也塞得进钱去。

游森笑吟吟地看众人，说：“扬风楼听曲儿如何？”

众人都是纷纷叫好，李延臭着脸先是要与游森打架，不消片刻却被他嘻嘻哈哈地打趣过去了，少年人本就不记仇，刚过正午便又厮混在一处了。

酒足饭饱，及至太阳下山时，游森回家去，才想起早上见着的那事，遂好奇问李延。李延说：“哦，那是个犬戎奴，上回教坊司里见着好玩，买回来的。”

教坊司？犬戎奴？

游森正要问那是什么，李延却大摇大摆地回家去了。

数天后李延做寿，晚上去李延家里喝酒时，府门前挤得水泄不通，游森依旧是大摇大摆，从丞相府后院过，看到几个家丁在用棍棒捶一个麻袋。麻袋里渗出血来，染红了院子里的雪地，还发出痛苦的怒吼。

那时天冷了，游森揣着袖子停下脚步看，小厮只想回去喝口烧酒，不住催少爷进去，外面冷了。

游森好奇道：“你们做什么？”

一名家丁笑着说：“少爷吩咐的，今天要把这厮打死。”

麻袋里静了下去。

游森又问：“做什么打死他？”

家丁说：“他开罪了少爷。”

李丞相权倾朝野，搞死个人也是常事，没人能拿这父子俩怎么的，况且还

是个奴隶。游森只是有点好奇，李延不像小肚鸡肠的人，犬戎奴是拿钱买回来的，玩腻了可以送人或者转卖，打死又是何苦？

游森进了厅堂，李延做寿摆酒，来了一屋子人，闹哄哄的，还摆了个戏台子，不少人都认得游森，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游森把贺礼放下就问：“把外面那人打死做什么？”

李延正喝酒，爱理不理地说：“本公子乐意。”

游森不知怎的，对那麻袋还有点上心，只随口说：“做个寿还打死人，多不吉利啊。”

李延说：“我让他们悠着点打呢，明天再弄死，扔城外埋了就行。”

游森教训他：“你说你，偏整这么麻烦的事，看不顺眼，不会放他走么？”

李延脸色已经有点不好看了，怒道：“我乐意！”

“好好好。”游森投降，本也没打算说什么。

李延又瞪他，说：“他朝你喊什么了？”

游森说：“没喊什么啊。”

平二又凑过来，说：“游森你要么？下次哥们带你去教坊司买个。”

李延道：“他？他不被卖到教坊司里去就不错了。”

游森刹那红了脸，也不知是酒酣还是厅里热，脸直红到耳根子，一席公子哥儿全在笑他脸嫩，游森不怀好意地打量李延，说：“你居然……”

李延：“怎么了？小爷今儿是寿星！”

酒过三巡，游森边听戏，看到上头一武生一小生咿咿呀呀地唱着转圈，又想起了方才李延说的，遂搭着李延肩膀看戏，在他耳边问道：“刚才那个被打的人……”

李延不耐烦了。

“有完没完？”李延说。

游森说：“你借我玩玩呗。”

李延：“犬戎奴被我打破相了，下次带你去买个精神点儿的。”

游森：“为什么叫犬戎奴？”

李延：“犬戎人，北边抓回来的。”

游森：“为什么打他？”

李延瞪他，游森只是笑，每次他最会来这招，笑起来一副没脸没皮的模样，谁也没法跟他当真。

李延：“他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不说话，小爷把鞋子塞他嘴里，让撅屁股趴地上吃泥，他居然敢还手，小爷拿花瓶砸了几下，把他关起来了。”

游森会意，知道李延肯定挨打了，只怕那犬戎奴还起手来还打得不轻。戏唱了半天，游森只好好奇那犬戎奴。遂起了讨要的心思，想把那家伙讨回去。

戏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足足半个时辰后，游森才说：“哎，李延，你把那犬戎奴借哥们玩玩吧。”

李延：“死都死了，过几天带你去买个新的。”

游森：“不定没死呢？你不刚说了，明儿早上才打死拖出去埋。”

李延：“没死也不成。”

游森：“买新的做什么？浪费，我就随便玩玩，玩过了还你，你爱打打爱埋埋去。”

李延：“不给。”

游森：“借几天嘛。”

李延：“你还真跟老子杠上了是不？”

侧旁一人听到这话，又调侃道：“游少爷家大业大的，随便去教坊司买个成百上千填屋子，要个破烂货做什么？”

那人不过也就是随口一说，李延听着又不乐意了，说：“他？他还买不起！”

游森说：“怎么买不起了？扬风楼一夜也就那点钱……”

李延说：“二百两银子呢！你买得起么？拿得出二百两银子，小爷就让你。”

少年们见游森又惯常地和李延在耍嘴皮子斗富，遂纷纷起哄，游森说：“不就二百两银子嘛，你当小爷出不起么？”

李延斜眼乜他，心想早知多要点。

游森说归说，心想还真出不起，今年光剩三百两银子，这还是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了，本就是随口说说没扯到买上面去，但被李延这么一瞥，气又上来了，说：“你把他打掉了半条命，现在顶多就剩个一百两了吧。”

众人大笑，李延嘲弄道：“买不起就别砍价，瞧瞧你那寒碜样。”

游森终究受不住激，怀里抽出银票朝桌上一甩，说：“买了！”

李延也不防他来了这一招，先是一怔，继而怒了。

“小爷说了卖你么?!”

鸦雀无声，众人见游森也当真有钱，二百两银票，如今在京师能买一座气派宅邸，要么置个上百亩良田，扬风楼闻名京城头牌粉头儿，赎身价也不过就是一百二十两银子，花二百两买个男奴？哪有这等事？

李延像头牛一般瞪着游森。

众纨绔又见势头不对，只怕要吵起来，忙纷纷出言打圆场，有说何必呢何必呢，教坊司里一个男奴也就是五两银子的事，又有人说今日寿星最大，事事得顺遂着他……

游森一冲动，将银票甩了出来，自知也没有再揣回去的理，一来难看，二来骑虎难下，不消片刻便恢复了那无赖相，笑吟吟地说：“怎的？又舍不得了？”

李延：“你带回去，我看你放哪儿，不被你堂叔捶死？还花二百两银子，冤大头。”

游森也懒得跟他说了，眼见一顿寿宴就要不欢而散，又有人趁势过来巴结李延，游森便不再吭声了，各自坐着，气氛僵得很。

游森提早走了，招呼也没给李延打个，带着小厮出来，看到那麻袋一动不动，躺在雪地里，不知道死了没有。

游森当即就紧张了，二百两可千万不能打了水漂。

游森：“没死吧！死了你们可要赔我二百两银子啊！小爷真金白银！跟你们少爷买回来的！”

家丁们谁赔得起？尽数吓得瑟瑟发抖。

游森吩咐道：“把麻袋口解开，我看看！”

一名胆大点的家丁过来，解袋口麻绳，连声解释。

“游公子明鉴，须怪不得小的，也没人来说，小的们不知道……”

游森：“算了算了，看看死了不曾，死了就不要了，奶奶的，我再去找李延把钱追回来。”

家丁打着灯笼，解开麻袋，缓缓地拖，麻袋里先是露出一个脑袋，那人被打得七窍流血，一身肌肉却是硬硬健壮，手长腿长，随着麻袋朝外撒开，那人